林语堂小说集

武则天正传

上海书店

林语堂小说集
武则天正传

林语堂小说集

武则天正传

上海书店

沪新登字119号

武则天正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1/8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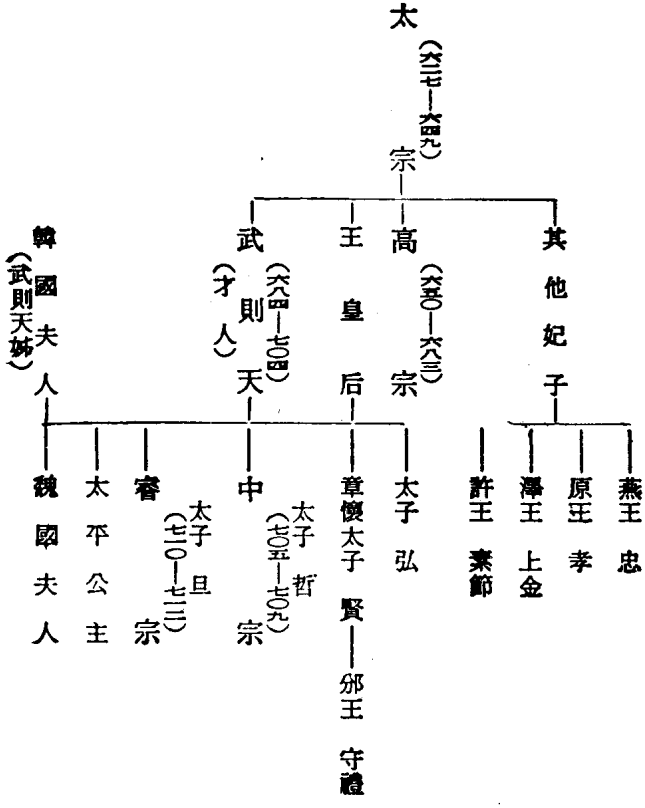
印数 7501—12500

ISBN 7-80569-112-6/I·34

定价：　2.90元

初唐系統略圖

（括號中數字指在位年代）



——唐邠王回憶錄——

一

在過去數十年間，殘殺紛亂，詭詐爭奪，大唐皇室勢將中道淪亡，眞使人肝腸痛斷。現在我（邠王守禮）決心把那些年間的回憶寫出來。過了二十四年之後，現在在當今玄宗皇上御臨之下，天下太平，萬民安樂，我輩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榮華。我們這一些老一輩的人，親身經過那些年月，眞覺得往事如惡夢一場，幾乎無法信以爲眞。許王素節之子堂兄郢國公璆也蒙上天嘉佑，得以倖全。在當年一次大屠殺當中，他父親與先父同時遇難。璆爲人仁厚，曾經幫助過很多王公的子孫。他也是早喪雙親，伶仃孤苦，飽受恐怖饑餓之苦，在中國南海之中，海南孤島之上，在亞熱帶瀘莽叢林內，徘徊躑躅，寂寞淒涼，心裏時時覺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蒙羞帶垢。他母親和九個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個幼弟被放逐海外。近來他和我常把杯共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談論驚人駭世的祖母則天武皇后。他對他父親的所做所爲極其仰慕，頗以爲榮，正和我對先父一樣。他父親和先父賢王同時攝政在朝，都是當代通儒。學問地位有什麼用呢？他父親身受絞刑，先父被迫自縊身死，今日我倆追談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驚濤駭浪中得幸歸來，暢談當時情況一樣心情。

一個人怎樣寫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個娼妓怎麼辦？在皇室裏，連當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內，雖然對祖母的子侄等我們不諱言他們的背迕，對祖母卻不可出言不敬。說話的時候，有人偶爾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肅靜下來，因爲她是我們的祖母。不過，我個人對這件事並不太拘謹，因爲她是否是我的祖母，頗可懷疑。我頗爲相信先父是武后姊韓國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點以後在書中交代。

現在，我必須說一下最近發生的一件事。人們都以爲我有一種洞察機先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氣晴朗乾燥。玄宗皇帝皇兄岐王來訪，我微微覺得不舒適，心緒不暢快。我說：「我敢說天要下雨了。」果然不錯，才過了半天的工夫，天就變了，大雨傾盆，一下十幾天。在另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向岐王說：「不久天要放晴了。」當時天空沒有一點兒放晴的樣子。岐王不信我的話。我說：「你相信吧，沒有錯兒。」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岐王告訴皇帝陛下，說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問我是不是。

我說：「我並沒有道法仙術。只是年輕時在東宮幽禁的時候，一年之中總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當時陛下年紀太小，還不記事。傷疤後來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兒。天氣一變，就渾身澈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也覺得輕捷。不過如此而已。」我又補上一句說：「謝謝祖母老人家。」

空氣立刻緊張起來。好像我有什麼失禮之處似的。

我並不相信我們應當這麼拘謹。皇上對我很親摯，就跟對他諸弟兄一樣，當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帶兵進宮，在突然襲擊之下，結束了武氏亂政的殘局，撲滅了餘黨。他內心何嘗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幾歲的時候，被放出宮去祭謁太廟，他本人和隨從都被武懿宗橫加阻擋，那時武氏正權傾一時，氣燄萬丈。他當即怒斥武懿宗說：「你好大膽！這是我們的祖廟，李家的祖廟？與你有什麼相干？」但是現在他不願我們提到祖母的事情。傳統看法都認爲祖先所做所爲不會有過錯——這又何必？不論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個人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爲措施，和她那驚世駭俗的勳功偉業，坦白忠實的寫出來，這種回憶錄就根本不值一寫了。

時代已經變了。武氏宗族已然過去，雖然仍爲人所記憶，但已埋葬入土，長此已矣。當年一提到祖母，我們就心驚膽戰，如今追憶當年，她只彷彿像一個勢窮力蹙的魔鬼，已然消失不在了。有時候，她的暴亂奢侈，她的剛愎自用，看來甚至滑稽好笑。她愛生活。生活對她一如遊戲，

是爭權奪勢的遊戲，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厭。但是，到了終極，她所選擇的遊戲，並不很像一個頑強任性固執己見的婦人統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歷史，倒特別像一齣異想天開的荒唐戲。她當然是決心要做一個有史以來最有威權最偉大的女人。她之終於失敗，決不是她的過錯，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沒有一個人有她的一半智慧，一半的個性，一半的政治才能。

現在我清閑無事，寫下那些往事的回憶正好俟得我有事情做，這樁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覺得勝任愉快。我相信對我一定很有益處。我當然不敢希望寫出來一部像先父編的那部詳贍淵博的後漢書註，要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我只盼望據實寫出來我當年經過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記憶的故事，尤其是我們皇家的情形。關於我自己的話，就此爲止。

二

在大唐貞觀廿三年（紀元後六二四年），在秀麗的終南山裏，那蒼松絲柏環繞的翠微宮裏，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風殿染病在床。那座行宮是祖父避暑宮殿，和長安有一谿谷相通，谿谷之中，風光佳絕，清流橫貫谷中，清澈見底，潺湲成韻，自山欖間瀉下，流往長安南郊，南郊近珠江湖一帶，別墅山莊，櫛比鱗次。終南山再前行，併於峯巒嵯峨的太白山脈。但終南山在長安附

近，高出長安約有一千尺，自爲一平原，隱僻幽靜，別成一天地。終南山這所行宮，構造簡單，是一座農莊式的別墅，用一座舊宮殿拆下來的木材建築。太宗皇帝一向作風如此。以大唐一代開國君主之尊，宮殿樓臺，決不求其輝煌壯麗。自己居住在隋朝遺下的宮殿裏，祇處小補加修，已覺稱心滿意。因爲他深知過去數年中，兵連禍結，庶民倘受荼炭，貧困未甦，大興土木，必增稅收，並非造福百姓。在皇宮之中，他確曾創建凌煙閣，但是爲了紀念二十四位開國功臣，因爲他們多年保駕，東征西戰，奠定邦國之基，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太宗皇帝頗重道教，修建凌煙閣，純粹是感念當年戰場上的將士和友人，把諸功臣的肖像繪在凌煙閣上，一則藉以酬功，一則以誌對國家和對太宗自己的勛勞。

太宗皇帝兩個月前染患痢疾，雖然有時顯得輕些，但始終沒有完全治好。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盡，現在虛軟虧損已甚。他覺得大去之日已經爲期不遠了。

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歲，不幸身染重病。因爲身爲武人，雖然年過半百，臣素極健壯，對猛將謀臣是深仁厚澤，爲古今所稀有。太宗以天縱英才，領袖羣倫，爲人直爽而寬厚，臣子有過，必坦誠相告，自己有過，也命臣子力諍直諫。太宗御下，英才賢士，濟濟一時，剛毅廉直，盡於朝政，仁聖天子一片愛臣之心，文武百官無限敬君之意。不知爲了什麼，臣子雖衆，覺覺得集衆才於一身，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偉睿智。太宗皇帝在戰場之上，不避石矢塵塵之險，並曾親率大

軍遠征高麗，又統帥諸將北征突厥，擊潰突厥聯軍，西方拓邊至土耳其斯坦，鄰近了裏海。又曾遣將自北部進攻印度，迫使尼泊爾入貢天朝。太宗爲人大公無私，平易近人，雖然虬髯如戟，可以懸弓，看來猙獰可畏，實則仁厚愛民，如保赤子。即此一點愛民之心，就構成了輝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太宗皇帝深得民心，而人民對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致了武氏夢幻的破滅。以上所述正好做本篇後文的對照。

太宗一次駕臨，所監獄，看見一些已經判決處死的囚犯。他問他們說：「你們是不是願意看看父母呢？」待決的囚犯狐疑不信。太宗說：「我是你們的皇帝。我放你們回家。回家去看你們的父母子女吧。明年秋天再來受刑。」

囚犯聞聽，眞是驚喜萬分，都被釋還家。次年秋季來臨，又回監獄就刑。囚犯以爲罪有應得，都樂於就死，無所怨尤。在當年，一個死囚之定讞，要經過地方級三次審判，再上訴最高審判的大理寺，大理寺要與皇家的門下省的代表和中書省的代表共同審判。太宗皇帝之縱囚還家純係一時的情感，自然不足爲訓。但是也可以說此等事不可無一，無須有二，正是太宗寬厚仁德的一股子眞情。

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虛弱，於是想到繼承大統一事。太子爲晋王治，太宗駕崩後，即位爲高宗。

在家庭方面，太宗皇帝並不幸運。一個心愛的好公主幾年前死去的，死時才三十六歲。太宗皇帝的文德長孫皇后眞是賢德之至。每逢大臣直諫，觸怒了太宗，她總是支持大臣，力陳大臣是忠君愛國，皇上應當察納忠言。長孫皇后之兄長孫無忌，雖然是太宗的良臣謀士，皇家的肱股，長孫皇后卻永不許她兄長掌權太重。當她病勢垂時危的候，有人提說要請皇上頒佈大赦，藉以感動神靈。皇后說：「不可以。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於國法之上。人命都由天定。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長數年壽命的話，我一生從來沒做惡事。若是只憑行善不能修得壽數，祈禱又有何用？」臨終之時，她遺命葬於山邱足矣，不必廣築陵寢，藉以節省民力。她說，坦葬之義，只不過埋藏物，使不暴露於外而已。長孫皇后不愧一個眞知灼見的賢德之女。有如此的賢妻在旁，太宗之聖德偉大自不足怪。但不幸正當盛年，長孫皇后就染病逝世。賢德之名後代景仰不衰，也非無故了。長孫皇后死後，太宗震悼萬分。大臣勸慰之時，太宗說：「我當然知道，人都不免一死。不過，以前在危難不時，皇后始終在旁扶助，善進忠言，如今失一良友，失一夥伴。悲痛曷已，悲痛曷已。」

長孫皇后死後，太宗竟大異於前。沉溺於女色，但賢德如長孫皇后之女人，終難再遇。嬪妃雖衆，太宗始終沒再立皇后。隨後最年輕的晉陽公主又不幸早亡，年才十二歲，眞是傷透了皇上的心。晉陽公主嫻雅可愛，在世時總是跟着太宗皇帝，皇帝上朝時她要送到廈化門。晉陽公主與晉王治兩小無猜。當時晉王治身爲太子，一次晉王要上朝侍觀朝儀的時候，她竟至哭泣，以爲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不能相見。在公主亡故之後，太宗的多愁善感的個性全顯了出來。一個月之內，他常常自己垂淚，不思飲食。臣僕請他照常用膳的時候，他說：「我太愛這個孩子。悲傷無法抑制。究竟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

太宗皇帝就是這樣人，對人民公正仁愛，在戰場之上英勇無畏，節法如神，部下驍勇善戰，突厥人聞聲膽裂，在家裏的時候，卻溫和仁厚。

三

太宗皇帝爲什麼立晉王治那樣軟弱無能的人，做他千秋萬歲之後繼承大統的人呢？這也許是他生平的一個大錯。太宗有十四子，由十個母親所生。長子常山王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晉王治，都是賢德的長孫皇后所生，三人都極有機會立爲太子。可是好竹難免生惡筍，在後代子孫方面，皇帝也難免不如意。初立太子，長子承乾粗鄙無賴，與娼優雜童爲伍。有一次，他使朋友打扮成突厥人，裝做在喪禮中圍着死人跳舞，他自己躺在地下假裝死人，然後猛然一躍而起嚇唬他們。他就以此爲樂。雖請國內名儒爲師，皇上也沒法使他進德修業。泰爲第四子，理應立爲太子，太宗也已經暗中決定傳位於他，泰生得英俊，爲人端肅，有學問，善詩文，從各方面看，都會

成爲一個有道明君。太宗使他住在鄰近武德殿，武德殿爲上朝的大殿，並且每月撥給他的花費比其他皇子都多。泰的勢力迅速强大起來，太子遂有恐懼之心。於是兄弟不睦，繼之以凶爭惡吵，埋怨不平，父皇煩惱萬分。終於太子承乾舉兵反。朝廷雖然輕而易舉的將叛亂平定，太宗終以太子不肖引爲恥辱。

一天散朝以後，皇帝吩咐賢臣長孫無忌及另外兩位大臣隨兒後宮。入內之後，太宗勃然大怒說：「一個人怎麼會有這麼不肖之子！」於是從牆上攜下寶劍，便欲自刎。長孫無忌自然趕緊拉住。在凌煙閣中，無忌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忠正賢明，太宗對他言聽計從。

太宗問無忌說：「現在該怎麼辦呢？」這時太子承乾已廢，尚未伏誅。皇帝必須做一個重要的決定。若立四子泰爲太子，兄弟相爭，必傷一人。無忌奏稱：「依臣愚見，當立晉王治爲太子。」

太宗說：「立那個東西？你的話也許不錯。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立泰則泰將來必殺承乾，否則承乾必會造反而殺泰，我敢斷言。若立治爲太子，將來繼承大統，泰與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治爲人仁厚忠誠，只是過於軟弱，可是……我眞不知道怎麼好。」

聖明的太宗皇帝犯了個錯誤。爲了救一個卑劣浪子的一條命，他立了晉王治嗣承皇位。晉王治爲人軟弱無能，優柔寡斷，的確沒有統治大唐帝國的才能。太宗後來漸漸又猶疑起來。一天，

他向長孫無忌說：「你讓我立了治爲太子……我自己眞不知道……」

不管怎麼樣，嗣承大統的問題總得解決，一勞永逸，避免將來的紛爭。於是皇帝下詔稱，前太子既然已廢，並且貶謫在外，今立九子晋王治爲太子，日後繼承大統，如再有人企圖繼承皇位或重行論及嗣承一事者，立予嚴辦。

當時太子治已二十二歲，業已娶妻，生有四子。雖不失爲一個眞善青年，但怯懦脆弱，英明不足。因爲生來賦有深情，忠誠恭順，倒頗得太宗皇帝歡心。太宗已經爲他選擇了一個賢淑的女子，將來就是王皇后，現在正隨太宗皇帝住在宮中。太子地位不同於衆，自己有宮殿，太傅，隨侍官員，天子照例從高官顯宦之中，挑選道德文章一時無兩之士，教導太子。即令在終南山裏，在太宗皇帝宮殿之旁，太子也佔有宮室。

太宗皇帝駕崩的前幾天，召他一向倚畀甚殷的兩位大臣到榻前。一個是太尉長孫無忌，另一個是中書令褚遂良。褚遂良對君國一片忠心赤膽，太宗皇帝一向視同兄弟。今日被皇帝召來，以備將來執行皇帝遺命，這是殊榮，也是重任。太宗皇帝知道太子登基爲帝，將來必然需人輔助，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二人又堪寄以重任。太宗皇帝付託得人，將來歷史自可證明，但是太宗有一事顧慮欠周——就是高宗的爲人。

現在，褚遂良，長孫無忌，太子，太子之妻，都在含風殿太宗皇帝的臥房裏。太宗握着褚遂

艮的手說：

「這些年來，卿二人對孤忠心輔佐。現在將二卿召來，受孤遺命。二卿都知道，太子爲人仁厚，事孤至孝。我好兒好婦，託於二卿，望善爲輔佐，趨吉避凶，謹守寡人遺範，永保宗社！將來國事，盡付二卿之手。」

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既受太宗遺命，即爲顧命大臣，對幼主即如伯叔，當然，長孫無忌原本就是高宗的舅父。

太宗又轉向兒子及兒媳，命二人單膝跪下，拜邊遺命。又向太子說：

「有遂良無忌二卿爲輔，汝可無憂了。」

於是褚遂良受命將遺命寫下。褚遂良寫畢，太宗又向遂良說：「自從起兵以來，無忌始終如孤左右手。孤開國登基，大都得他輔助。將來勿容奸人加害，如違朕命，就是不忠。」

褚遂良聽畢，鄭重承諾。太宗知道遂良一諾千金，卻沒料到遂良將來要對付一個婦人。現在，那個婦人正在太宗的屋子裏——僅僅是一個侍女。

四

則天武后當時正是太宗皇帝的一個侍女。依照唐朝皇室的規矩，皇帝有一后，四妃，九昭儀，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三班低級宮女中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以上所述統稱爲後宮佳麗，皆可承受帝王的恩澤。武后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六級的才人。

她今年已經二十七歲，由十四歲起就在宮廷裏。以她那樣的能力與雄心，竟沒得升到較高的階級，她一定覺得鬱鬱不歡，自不待言。太宗皇帝並不喜愛英明果斷的女人；他喜愛的女人要溫柔，要和順。太宗最初在武氏父親家看見她時（武氏父親武士彠曾隨太宗遠征），遂將她選入宮中，因爲這樣對她父親也是殊榮。武氏幹練盡責，頭腦清晰，在宮中專管太宗皇帝的衣廂，自然非常稱職。武氏亭亭玉立，極其健碩，臉方，下頦秀美，兩眉明娟，兩鬢微覓，有自知之明，料事如神，治事有方。從武氏的作爲上，太宗皇帝已經看出來，女人如此，確屬可怕。武氏說過一個關於她自己的故事，十足可以表現她的個性。

武氏說：『我年輕的時候兒，伺候太宗皇帝。皇帝有一匹駿馬，叫獅鬃馬。無人能馴服。我向皇帝說，我能。只要給我三件東西，一個鐵鞭，一個鐵錘，一把利劍。我若不能用鐵鞭制服牠，我就用鐵錘，若還不能，我就用劍刺進牠的脖子，皇上很誇我的勇氣。』

以一個廿幾歲的姑娘有這種勇氣，可謂難能！這眞是武則天精神，這話一定會使皇帝爲之一驚。並且，若不眞個用鐵鞭利劍去使馬受傷，只是徒託空言，這也就不算個方法。用鐵錘制服

馬，這眞是她的新花樣兒！用這種方法制服的馬，癩不了腿，就得要命。在我老來這些年，常常思索這件事情。唐朝的皇室就是武氏要制服的一匹馬，她終於把這匹馬弄殘廢了。

武氏這個女人智力非凡，頭腦冷靜，而野心無限。她對文學藝術雖然並不愛好，她確曾受過普通的教育。皇宮的事情，他很感興趣，朝廷上例行的公事，他似乎很懂，她對周圍的情形也很了然。以她那種英明幹練的才具，她確有執掌朝政之勢，只是太宗在位，不得其時而已。太宗看來，她不過一個才人，平而微方的臉，寬廣的前額，而太宗寵愛的卻是肌膚細白，綽約多姿的女人，要嫵媚嫵人，卻不必練達能幹。所以武氏只得在拘束限制之下過日子，偈促若轅下之駒。以她那樣堆心萬丈，郤大才難展，百事拂意，身爲皇帝近侍，一入皇宮十四年，而仍然屈居才人之位，她是確已失敗！不過她頭腦冷靜非常，抑鬱不遠之情，決不形諸聲色。

在衆多婢女之中，武氏之聰慧，決非常人可及。她既不得意於老王，乃另謀出路，專注意於太子。別的婢女若無所見，她卻慧眼獨具，利用時機。因爲老王千秋萬歲之後，太子發基稱帝，嗣承大統，自屬當然。太子於是成了她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又何其容易！她已經把太子估量清楚。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玩弄過幾個女人——敢弱、任性、多愁善感、不喜運動、一見美色，心神顚倒、渴求新歡，慾壑難塡。在太宗皇帝駕崩前兩個月，老皇染病在牀，在宮中那樣熟悉的地方，太子常常看見武氏。武氏年輕，雖不足言體態豐滿，亦可稱得身體健碩，玉立亭亭，宮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